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 golden-brown color palette. In the upper hal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visible, winding across the landscape under a hazy sky. In the lower-left foreground, a large, ornate stone lion statue (shishi) is depicted, facing right. The lion has a detailed mane and is standing on a base. A dashed yellow line with a small yellow circle at its start extend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lion towards the right, passing behind the volume number.

ZHONGGUO
QUANSHI

中国全史

[卷十四]

远方出版社

全案策划：大 地

封面设计：福瑞来



ISBN 7-80595-975-7



9 787805 959757 >

ISBN 7-80595-975-7/K·27

全套定价：1280.00元（全48卷）

中国全史

主编
程思源

通史 卷十四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丽娟

中国全史(通史卷)

主 编:程思源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900 千字

印 张:338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595-975-7/K·27

定 价:1280.00 元(全 48 卷)

捐纳制度

清代，官场如市场，如大贿赂场。清代官场上，许多东西都可以买卖，许多事情都非贿不办。买卖和贿赂时，或公开交易，明码实价，露骨地行贿索贿；或偷偷摸摸，暗地成交，将行受贿装扮得儒雅含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有钱能使鬼推磨”，钱神在清代官场是极为活跃的。

捐官（捐纳、捐班）是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的制度。捐是美称（意为捐款授官），实即买。清谚云：“捐官做、买马骑。”捐与买并称。按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一般人只要有钱，都可以买到官职。出钱少则买小官，买虚衔；出钱多则买大官，买实官。官职成了商品。吴趼人在《俏皮话》中借写了一个靠花钱得官、升官的捐官者，揭露了捐官即买官的实质：“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次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孔方（孔方兄）即钱。

由于捐官靠的是钱，所以大量有钱而无能的人当了官。财主少爷、纨绔子弟，即使是酒囊饭袋，只要有了钱，就可捐个官做。清初人董含在《三冈识略》中描述捐官的纨绔子弟道：“迨开捐纳之例，于是纨绔之子，村市之夫，辇资而往，归家以搢绅自命，张盖乘舆，仆从如云，持大字刺，充斥衢巷，扬扬自得，”这种官威官谱，都是用钱买来的。鲁迅在《名种捐班》一文中讥讽了那些靠钱买官的财主少爷：“清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

天，头上就有一料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其中说的“忙了几天”大概是在办交钱买官的事宜呢。有的人不但自己捐官，还为未成年的儿孙捐官，有些襁褓之中的乳臭小儿就已是品级颇高的候补官了。《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日记中写到他与友人聚谈得志后的快乐，有个叫沈虞希的说：“如果我有了钱，就花上十六万捐个三品京堂。”有人问：“如果还有钱做什么呢？”沈答道：“为子捐京堂，为孙捐京堂。”在捐官者的队伍里，商人的比重是很大的，很多商人发财后弃商捐官。有个米商捐官的故事，很能说明只要有了钱就能由商变官。滇南某米商因摆摊售米时没来得及给县典史让路，被打了一顿，他愤愤地问一过路人：“这个父母官是什么科甲出身？为什么这么威风？”过路人答：“他是个铜进士出身。”米商又问：“铜进士为几甲？”过路人答：“只不过是银子科，三甲罢了。”铜进士、银子科，是嘲讽这个典史的官是花钱买的。米商听到拿钱可以买官，就说：“我也有银子，也要买官，岂能甘心受辱挨打！”于是带钱入京，捐了未入流的官，被分配到京南某地。商人缺少文墨，但因捐官，竟有的成为主管文化方面事宜的官员。某商捐得巡检后，很快当上了巡抚，乡试例须巡抚监临，于是一个商贾成了掌握众多士子命运的官员。有人作联讥之曰：“巡检作巡抚，一步登天；监生当监临，斯文扫地。”

捐官需要钱，一些缺钱但又想捐官的人便想方设法弄钱来捐。有的卖掉家产，有的向亲友借钱，有的几人搭伙凑钱，还有的因钱少便先捐个价廉的小官，然后通过在官任上捞钱后再捐大官。大名士李慈铭为了捐官卖掉了田产，捐了个京官郎中。汉口有两个要好的小贩想捐官，因各捐一官钱不够，就商量好先捐一个官职给其中一人。在凑得三千两银子中，甲贩出了七成，乙贩

出了三成，于是捐的官给了甲贩，乙贩则当了甲贩的司阍。绍兴有个叫蒋渊如的游民想捐官，但钱不够用，就与四个朋友商议凑钱买官，说好得官后捞了钱按捐官时出资多少分成。后来，捐得的知县一职由蒋渊如担任，其他四人分别做了蒋的师爷和长随。有人做诗咏此五人捐官事云：“大掉枪花真苦心，群英会计一何深。捐官结得五人义，获利平分十万金。”

在“千里为官只为财”的清代官场上，捐官完全是以发财为直接目的。正如李伯元在小说《活地狱》中所说：“‘千里为官只为财’，官不为财，谁肯拿成万银子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八大成花样”是捐例中最优越的一种，即：凡缴纳现银的，只须缴满规定银额的八成，便可提前得缺。）捐官者所以放弃原来的营生而捐官，是因为他们知道“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做官是真正的一本万利。有个富商捐了个知府，引见时皇帝问他：“既然经商可以致富，你又何必捐官呢？”富商回答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经商获利虽多，但终不如做官获利优厚，而且当商人也不如当官体面，所以我才弃商捐官。”由于捐官者以发财为目的，并为此投下了血本，因而一旦当了官便贪婪如虎狼。清欧阳昱《见闻琐录》说，捐官者一旦得到官，既要在官任上将捐官时借的款还清，又要为以后积储，所以贪黷至极，“如委群羊于饿虎之口，虽有强弓毒矢在其后，亦必吞噬而无所顾”。此中道理，清代皇帝也非常清楚，道光帝曾经说过：“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

卖官鬻爵是掌握任官之权的重要手段，靠此他们把手中的官职换成了白花花的银子。庆亲王奕劻就是个卖官鬻爵的典型。他所卖的官不可胜数，“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时人

讥之为“老庆记公司”。《庆亲王外传》记其受贿卖官、众官奔走其门云：“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者也。”御史蒋式理在参奏奕劻父子时也称其“细大不捐，门庭若市”。门庭若市，正是“老庆记公司”把官场变为市场的生动写照。“老庆记公司”卖官，其价格以官职大小、美恶来定。有个想求使臣之职者，行贿后对亲友说：“庆王让和当使英使者了。”亲友问他：“你花了多少钱？”他答以若干。亲友一听便说：“英使价高，你花的钱只够当出使比利时或意大利的使节。”果然，后来他被任命为使意使节。奕劻卖官不仅以官职的大小、美恶定价，有时还要看买主是谁，对有的买主就可能提价。一次，邮传部尚书空缺，奕劻示意众人，此缺当售银三十万两。盛宣怀要买，奕劻说：“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

后来经盛宣怀活动，奕劻总算答应说：“那就三十万吧，但须交现金，不收他物。”奕劻接受贿银时，颇为厚颜无耻。常常是行贿者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成功。奕劻将受贿得来的许多钱都存入了外国银行。蒋式理曾参奏他说：“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交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对此，慈禧曾派户部尚书鹿传霖“彻查”。《官场现形记》写了一个藩台在上海汇丰银行查账，为的是有个大官的赃款存在该行。所影射的就是奕劻事。

绍兴师爷

做官靠乡谊，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也少不

了乡谊，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地域性行帮。如淮军幕府中虽引用各省籍的幕友，但仍偏重皖籍，故皖籍幕友的比例最高。李鸿章曾说：“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从游者即游幕者、幕友。四川的刑名、钱谷幕友，十分之九是浙江绍兴、湖州两地人，两地幕友各成一帮，各树党援，各自为本帮幕友得以入幕出力，衙门中的幕友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中人得官较易。

清代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说的是清代衙门中多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绍兴籍（指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的幕友即著名的“绍兴师爷”（注：称“绍兴师爷”者并非皆绍兴籍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但以绍兴籍人为多，故常以“绍兴师爷”作为师爷的泛称），数量极多。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作幕）者不啻万家。”他们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原来那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绍兴籍师爷，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幕学专著《佐治药言》的作者汪龙庄是绍兴府萧山人，《雪鸿轩尺牍》的作者龚萼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另一部师爷名著《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涓是绍兴府新昌人。《文明小史》里写的师爷余豪是会稽人，《如此官场》里的师爷宋锦诗也是会稽人，《歧路灯》写了两个师爷——荀药阶与其表侄

莫慎若，皆是山阴人。

“无绍不成衙”不仅表现为绍兴师爷遍布各地衙门，也表现为很多地方的衙门中书吏多绍兴人。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绍兴府人。在京师许多衙门中，书吏之职几乎被绍兴人垄断。夏仁虎《旧京琐记》云：都中书吏，“原贯以浙绍为多”。金安清《水窗春吃》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有一首竹枝词也反映了六部书吏多绍兴人的情况：“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意谓中央各部的书吏分几种班，都是未入流，绍兴籍的书吏最善谋划，并善于弄钱。这里特别提到书吏的绍兴籍贯。清代京师书吏多绍兴人这种情况，是由明代沿续下来的，即源于明万历年间朱赆辅清。清乾嘉时人昭雉在《嘯亭续录》中谈到这种情况的源流：“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牛赆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朱赆是绍兴府山阴人，他利用职权引用了很多绍兴籍书吏。这些书吏互相牵引，互为党援，形成了“书吏绍兴帮”，或曰“绍兴籍胥帮”。

幕友和书吏所以多绍兴人，与绍兴人文化素养高、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有关，这些特点皆适宜作幕为胥。绍兴人所以不远千里入都为胥，又与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有关。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到明代的情况云：“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徒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僮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清代沿明之俗，未改旧况。

同乡会馆

清代京师与各地建有许多专供宦游者和科举士人居住的同乡会馆。这些同乡会馆是以乡谊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不仅为同乡官员、士人提供住所，还作为同乡官员、士人之间敦睦乡谊，即拉拢同乡关系、联络同乡感情的重要场所。京师福建会馆悬挂的对联云：“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体现出同乡官员、士人在本乡会馆中的亲密关系。

这些同乡会馆，从建馆到以后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乡谊的凝聚作用，都体现出敦睦乡谊的宗旨。例如：1. 靠同乡官员、士人共同捐款建立馆舍。北京安徽会馆的建馆情况是：“李鸿章与其兄李肖荃首倡建馆；淮军诸将及各省同乡大吏群起响应，很快就将建馆款项筹齐。其中李鸿章捐银一千两，淮军将领潘鼎新、刘盛藻、周盛传、吴长庆共捐银一万两。2. 逢年过节在会馆中举行团拜活动，届时聚饮看戏，晤谈订交，联络和加固同乡关系。一首竹枝词咏记同乡会馆中团拜盛况云：“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3. 为增强家乡荣誉感和同乡凝聚力，很多同乡会馆都举行祭祀乡贤的活动，并将本乡做官和中式者的姓名、官衔、科目、封爵等题匾挂在会馆中。如北京绍兴会馆设有“仰戴堂”，专门奉祀绍兴乡贤戴山先生刘宗周。又如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挂有题名榜，清朝一代歙县本籍、寄籍的朝官和取科第者都在上面。

拜把子

清代官场甚为流行拜把子的结交方式，以此作为依附攀援、

拉拢关系的重要手段。民初人陈栩评论小说《如此官场》时云：“前清奥援（指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每托同谱（即拜把子）。”拜把子，即拜把兄弟，又叫“义结金兰”、结金兰之盟（典出《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拜把子要办“换帖”手续，即结拜的双方要互换一份称为盟帖、宪帖、兰谱的书面文契，盟帖上写有结拜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生辰八字和家庭主要成员的姓名、官爵、职业等，并写明“因交情日笃，友谊深厚，愿结拜为异姓兄弟”云云。落款是结拜日期和结拜人签名盖章或按手印。换帖手续完成后，双方就成为把兄弟，又叫谱兄弟、盟兄弟、血兄弟等。如未举行换帖手续，仅口头表示愿结为兄弟，则称为口盟兄弟。拜把子古已有之，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习俗，官场中盛行拜把子，反映出官场中盛行拉拢攀援之风。

《歧路灯》里说到清代官场上拜把子之风的盛行：“如今世上结拜的朋友，官场上不过是势利上讲究，民间不过在酒肉上取齐。若是正经朋友，早已就不换帖了。”为了拉拢关系、依附攀援，很多清朝官吏都使用过拜把子的方式。乾嘉时，和赓权倾一朝，有些督抚为了依附巴结和赓，便与和赓府中的司阍结为把兄弟，以便其能为自己说好话。咸丰时陕甘总督乐斌手下有一群品行不端的僚属，他们相结为把兄弟，互为党援，合伙做恶。如笔帖式长祥与乐斌的幸奴陈二结为兄弟，陈二便为长祥能当上知县到乐斌那里去游说；又如陈二、臬司明绪、幕友彭沛霖、道员恩麟、和详等人互相结为兄弟，排挤正直的官员张集馨。晚清，胡林翼初授湖北巡抚，驻师江南，官文以将军代理总督，驻江北，两府将吏颇为不和，胡林翼很害怕官文，便渡江谒见官文，结为把兄弟，执礼甚恭。袁世凯为了巴结大太监李莲英，也与之结为

把兄弟。

拜把子者虽然自称结拜是“因交情日笃，友谊深厚”，但实际上不过是“以势相结”，“是势利上的讲究”。虽然彼此称兄道弟，但常常是互相利用，而决非真正的朋友。清代官场上流行的“缴帖”规矩就很能说明拜把子的不牢靠。“缴帖”规矩是：“甲乙二人结拜为兄弟后，如果后来甲贵乙贱，二人又恰好同在一地做官，为上下级关系，即乙受辖于甲，那么，乙就必须将当初换帖时所藏的甲的盟帖缴还于甲。缴帖以后，乙便不能再与甲称兄道弟，而只能行官礼了。也就是说，二人的把兄弟关系就此解除了。吴趼人的《俏皮话》写了一则题为“狗懂官场”的寓言，借说狗也懂得“缴帖”，讽刺了官场拜把子的虚伪性：有个耍猴的人疏于防范，让猴逃走了，所养的狗也随猴逃走。于是猴与狗成了患难之交，彼此换帖结为把兄弟。一天，猴蹲在辣椒树下，一个鲜红的辣椒恰巧落在猴头上。狗见后，急忙将换帖时所藏的猴的盟帖顶在头上，对着猴叩头请安，声言要缴帖。猴问原因，狗说：“如今大人高升了，戴了红顶子，卑职照例缴帖。明日卑职再送一份门生帖子过来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通过描写清代官场中存在的把兄弟之间互相出卖、嫌把兄弟穷而不承认有换帖关系等“怪现状”，深刻地揭露了拜把子的虚伪本质。

拜门

清代官场盛行拜门（也叫拜门生），李伯元《文明小史》谓此云：“拜门原是官场的陋习。”清末人所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评语》云：“夤缘大老之门者，讳为拜门。”“夤缘”，即攀附权要，以求仕途通达；“大老”，即所攀附的权势人物。所以称

为“拜门”，不只是因登门攀附（一说因拜谒权要至公署或私邸时，必先到门房等候，故曰拜门），更因其实际含义是指投拜师门做门生，亦即以拜有权势者为师的方式攀附。清人《拜老师》诗云：“可笑捐输登仕版，也求大老认门生。”此所谓拜师亦即拜门。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是教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老师，而只是建立师生的名义，时人谓之“厕于受知之列”。拜门之前，双方可以并不相识；对于被拜为老师者的辈份、年龄、品行、学识，自认门生者也并不计较，虽比自己年轻或浅薄无知也没关系，只要有权有势，“足以奥援”即可。拜门有一定手续，即先请人代为介绍，然后向所拜者呈上“门生帖子”，并交纳“贽敬”，再行拜师礼。所请的介绍人都是与权势人物接近或受权势人物宠爱者，如僚属、长随、受宠的优伶等。同治年间，道员和祥欲拜上司乐斌为师，介绍人就是乐斌的长随陈二。光绪年间，吏部有一靠行贿得官者，因怕案发受惩而欲拜本部尚书为师，于是请该尚书所昵的优伶代为牵线，从而达到了目的。“门生贴子”要写明双方姓名、自愿建立师生关系等。“贽敬”是拜师时送的钱财礼物，常甚厚。行拜师礼时要跪地磕头，口呼“老师”；自称弟子、门生。《歧路灯》里有一段关于拜门的详细描写，写谭绍闻欲拜县令董公为师，其介绍人是其表叔、董公的下属邓三变，所送的礼物甚厚，有各种绸缎、猪羊鹅鸭、山珍海味等，礼单上写着“沐恩门生谭绍闻谨禀”。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着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如果发生老师失势或死亡的变故，门生便惶惶然大有无依无靠之感，于是就要改换门庭，重新拜门。

官场上一方面有人通过拜门攀附权势人物，另一方面，权势人物也多欢迎、巴望有人前来拜门。其原因，一是想通过网罗门

生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有些官僚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而特别好“师”名，想通过收门生过过“为人师表”的瘾。如某侍郎家资甚饶，但入仕非以科第，所以极喜人拜自己为师，至于所献赞敬多少倒无所谓，所以拜其门下者甚众，竟达百余人。三是有些官僚希望通过收门生捞钱（包括投拜时的赞敬和以后的孝敬），尤其是穷京官，最巴望着有钱的“财主门生”前来投拜。《官场现形记》对此有较详的描写，云：“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又写到有个姓周的中堂，“一直做京官，没有放过外任，一年四季，甚么炭敬、冰敬、赞见、别仪，全靠这班门生故吏接济他些，以资浇裹”。有的想通过收门生捞钱的官僚，为了建立师生关系，竟不惜“倒拜门”，即登门到所认门生的家中强行令其行拜师礼。光绪年间，某侍郎居汉口，很多人前来拜门。有个姓周的人也想让儿子拜该侍郎为师，并准备送银币百元为赞敬。该侍郎闻知后非常高兴。但后来周某见该侍郎居处俭朴，怀疑他是个假冒诈财者，便有些犹豫不决。该侍郎当时正为嫖赌花销太大而犯愁，所以极望尽快收此门生，以得到百元银币，于是请介绍人催促周某。周某只好答应下来，并定好了去侍郎宅投拜的日期，但届时竟失约未到。该侍郎便由介绍人领着亲登周宅，介绍人以危辞相威胁，周某只好让儿子行了拜师礼，于是该侍郎携钱而归。

拜门以后，如果当门生的发迹升官，位居老师之上，师生关系就不再维持。门生就要持红名帖拜于老师之门，名曰“拜断”，即此次拜望标志中断师生关系。老师就要将当初收的门生帖子交还门生，即缴帖。缴帖以后，师生名义不复存在。在拜门者当中，有不少门生与老师原来是把兄弟，也就是说，是缴了盟帖后

再交门生帖子的。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叶伯芬与赵嘯存本为把兄弟，赵嘯存升了官，叶伯芬便“一面写了禀帖去贺任，顺便缴还宪帖，另外备了一分门生帖子，夹在里面寄去，算是拜门”。在寓言《狗懂官场》里，也是狗缴了盟帖后改送门生帖子的。由拜把子到拜门，反映了双方关系的变化，即由互助变为依附。

拜干亲

：拜干亲是清代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关系，较之拜同乡、拜把子、拜门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这种关系要具备一定条件：或是有捷径可走，如结亲双方原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或是下一番钻营功夫，如花大钱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等。在拜干亲者当中，品行低下、长于钻营的所谓“十钻千拜之流”尤多。

拜干亲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钻营者自己拜所攀附的权贵为干爹，自为干儿；二是让妻妾女儿拜所攀附的权贵干爹，或拜权贵之妻、母为干娘。在所拜的权贵中，不仅有朝廷大吏，还有权势显赫的太监。第一种情况，如盛宣怀拜李鸿章为干爹，陈璧拜奕采为干爹。又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一户部官员拜某太监为干爹：“惠禄号叫受百，是个户部员外郎。拜在当朝最有权势的一位老公公膝下做个干儿子，十分得宠，无论京外各官，有要走内线的，若得着了受百这条门路，无有不通的。”第二种情况，如毓郎是民政部尚书善耆的下属（任侍郎），为巴结善耆，他让自己的福晋（夫人）拜善耆之母为干娘。后来奕采权势大

了，他又让自己的福晋拜奕采的五福晋为干娘，结果在奕采主持内阁期间当上了军机大臣。他的这种谋官方式，连善耆都看不起，说他得来的官是“裙儿底下带来的官”，即靠裙带关系得来的官。又如胡林翼为与官文拉关系，除与官文结拜为兄弟，又让自己的爱妾拜官文的太夫人为义母。

在以拜干亲为手段的谋官者中，有不少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的无耻之徒。有个典型的例子：乾隆朝有一翰林因久不得试差而想通过谄事权贵得到手，他先让老婆去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娘，于敏中势衰后，又让老婆去拜尚书梁诗正为干爹，并令其殷勤侍奉。梁每上早期，他老婆都先把朝珠放在胸口上焐温，然后亲手给梁挂上。对此，有人做诗痛加嘲讽：“昔日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干爹）又姓梁，赫奕门庭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郎如有貌何须妾，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指朝珠）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活画出一个孜孜求官的无耻官吏支使自己的老婆拜权贵为干亲并殷勤侍奉权贵的丑态。

晚清，奕铸权势熏天，其子载振的权势也不小，因而许多官吏都想与奕铸父子结为干亲，于是，奕铸父子的干儿干婿成群结队。在众多干儿中，被称为“中坚人物”的是二陈，即陈夔龙和陈璧。陈夔龙的夫人幼即拜奕铸为义父，所以夔龙是奕铸的干儿兼干婿。陈夔龙对奕铸奉之极为恭谨，每年要给奕铸送银数万两，此外还有大量的缎匹、食物、玩好等。奕铸有一次假惺惺地对陈说：“太让你费心了，以后还是节省些吧。”陈夔龙马上恭敬地说：“儿婿区区之忱，竟烦劳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陈夔龙的老婆侍奉奕铸也极恭谨，常居奕铸邸中，嘘寒问暖，投其所好。陈璧原任道员、布政使，拜奕铸为干爹后，很快成为侍郎，后又升为邮传部尚书。陈璧所以能攀上